

保山市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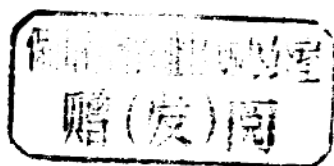
云南省保山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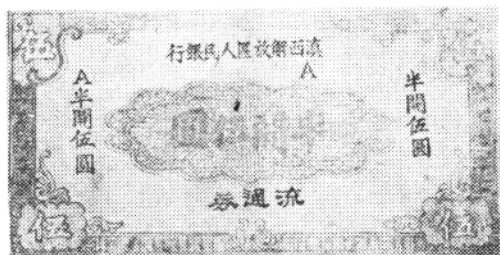
保山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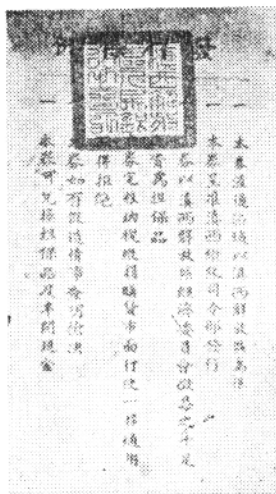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保山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月 保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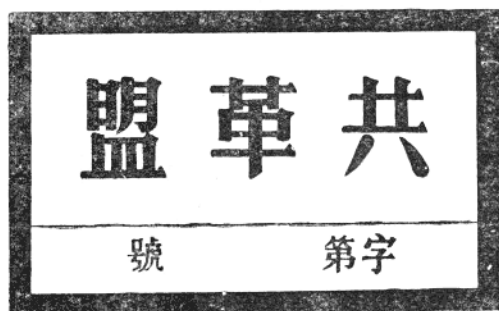


(上) “共革盟”发行的伍元流通券正面



(中) “共革盟”发行的伍元流通券背面

(下) “共革盟”佩戴的胸章



王勉生先生遗像



戈致中先生遗像



张蒙九先生遗像



目 录

保山“四·一一”暴乱与“共革盟”……赵泗遗稿	(1)
云南“共革盟”始末(节录)……余建勋	(17)
保山“人民自卫军”与“共革盟”百日 兴亡纪实……成述尧	(28)
中共保山地下党武装转移及“共革盟独四支队” 的真象……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办公室	(58)
杨恒刚其人……熊毅廷	(73)
“共革盟”直属第七总队始末 ……杨龙口述 钱纯记录	(76)
“共革盟”头目就擒记……李毓琨	(82)
也谈“保山共革盟”……李宗夏	(84)
“共革盟”事件拾遗……熊毅廷 汉凤美	(90)
“共革盟”的组织系统及其在保山设置的 财经机构……唐登崑 汉凤美整理	(95)

余建勋派赵玉科回保与“共革盟”谈判的见闻

.....赵绍尧口述 王程鹤整理	(98)
编 者 附 言	(99)
保山机场的修建和发展概况.....邓海清	(100)
建国前保山鼠疫流行情况.....杨本礼	(105)
保山乡镇电话小史.....李德洪	(107)
胡青岗与青岗坝.....张国儒 苏家祥	(109)
张蒙九先生.....国 泰	(113)
终身执教的王勉生先生.....戈立德	(118)
戈致中先生事略.....立 德	(121)
神刻李石痴.....熊毅廷	(130)
保山内外八景.....王勉生遗稿	(132)
漫话诸葛营.....傅国祥 傅国祯	(139)
光尊寺记略.....民 安	(142)
板桥街的魁星阁和三教寺.....杨福宽	(145)

保山“四·一一”暴乱 与“共革盟”

赵 泗

一、“共革盟”窜入县境前保山的 社会情况

杨恒刚（大关县人），于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十月，经省府派任保山县长。保山乃滇西大县，为县长者，无不以肥缺相诩。杨垂涎保山已久，在昆受委时，就躊躇满志，得意忘形，从此可以大逞搜刮之术，满载而归（保山旅省同乡会人士回乡时传说）。

从历史看，为地方官的，极少有清廉爱民者。地方土劣，对初临的县长，始则吹捧称颂，继则贿赂逢迎，求得庇护，有利于拢断地方大权，鱼肉乡里。但官绅私欲，无法满足，遇上利害冲突时，则又转化为互相倾轧，互相攻讦。

杨恒刚原是贪婪腐化的一个老官僚，接任保山县长不久，即与地方土豪劣绅明争暗斗，日趋剧烈。而与杨玉书、车子遴、蒋德馨三人为尤甚。

一次，杨恒刚亲往施甸，以禁烟铲烟为名，行贪污受贿

之实。对出土烟苗，要种植农民纳款滇半开银元一万元了事。杨玉书（时任县参议会副议长）闻悉，立即奔赴施甸，扬言：我只要五千元了事。双方以高低悬殊之数向种户勒索，目的在于诈取贿赂，各饱私囊。他们相互间的对立和仇视遂进一步激化了。

当时，保山县参议长一席，因范月三辞职，久悬无人，杨玉书以副议长职操纵议会实权；车子遴由议员兼任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掌握地方武装；蒋德馨则以议员兼任县银行经理，抓地方经济。他们都是多年著名的地方恶霸，受其欺压者，无不恨之入骨。杨恒刚与三人一直处于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状态。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冬，原驻保山的二十六军二二七团调离保山后，城乡散兵游勇，到处骚扰，更形猖獗。杨恒刚借口加强冬防，拟增设“保山警备指挥部”（当时保山境内有二二七团运输连、搜索连和骡马队、保山团管区、保山自卫总队、四区局交通警察、保山公安局），由杨恒刚和保山团管区司令张镇英联名分呈云南省政府与第十二区专署备案，仅获专署准予备案，省府不予批准。可是司令部已匆匆成立，张镇英自为司令，杨恒刚为副司令。下设总务、编训、警备、文书四组。编训组负责编训全县军队，其目的在于解除车子遴的自卫总队权力，迫令车自动辞职。无奈车赖着不走，杨恒刚就以县长兼自卫总队长加以威慑，改任车与保山九龙电灯厂主任范光祖互相调换。范光祖接任警备指挥部编训组长后，车的兵权即被解除。刘钟俊为总务组长，赵秉钧为警备组长（赵在团管区工作，系张镇英派定）。

指挥部成立前，范光祖和在乡军官频繁活动，成立了

“在乡军官会”。范光祖（国民党少将）、聂忠严（国民党师长）、刘忠俊（国民党团长）等为筹备人，他们仍不外是为了抓权弄钱这一目的。他们原是攀附车、杨派的人，由于私欲不遂，才分裂出来，转向张、杨。警备组长赵秉钧在指挥部的暗示下，又巧立名目，增设“刑警”、“保商”两个队，收罗社会閒散军人和地方浪人，穷凶极恶，借事生端，骚扰地方，勒索商人……。百姓对其极为不满，在人言啧啧中，杨恒刚和张镇英却装聋卖瞎，听其放任自流，胡作非为。

对城内商号店铺、城乡富户，稍不如意，即以匿名恐吓信强迫接信人按指定时间、地点，照数送交金钱，否则，将用手枪或手榴弹甚至进行绑架严刑对待。接信者，被吓得寝食不安，送去时却见接钱的人原来是平日常见的浪人。受了不白之冤和财物损失，也无人敢于上报，自叹晦气罢了。从此，老百姓听到“刑警队”三个字，就不寒而栗了。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初，“刑警队”并设有法庭、监狱和各种刑具。无故被抓的人，在毒刑拷打后，若无金钱自赎，必将枉死于他们的淫威之下。“刑警队”已成为杨恒刚的得力爪牙和法西斯别动队，而杨恒刚显然又成了“刑警队”的后台。

同年三月间，县府接到昌宁告急消息，人心震惊。而杨恒刚却不顾百姓的死活，只想保全他在保山贪污掠夺得来的大量财货，由于与土劣的纠缠，一时未能轻易脱身。正在此时，第十二区专署保安副司令刘永昌由腾来保，召开保山各界联合大会，保山部分绅士在会上对“刑警队”大肆抨击，主张撤销指挥部，保留“警备组”。同时另行改组成立县“治安委员会”，即以刘永昌为主任委员，各单位主管人任

委员。表面上削弱了杨、张等的操纵势力，但他们的内在阴谋，并未收敛，仍在暗中加剧活动。

此时，忽传昆明消息：“范月三接任保山县长”。杨恒刚又生一计，制造外省人与本地人的矛盾，在不同场合，一面对劣绅杨玉书等大肆攻击谩骂；一面向人鼓动，说什么“保山人排外，范月三接任县长后，将大杀外省人”。这话传出后，激起保山的外籍人和散兵游勇的恐惧与怀恨，一部分不安分的人，借此跃跃欲试，都向杨恒刚靠拢，准备对付这场屠杀。

四月九日，以赵秉钧为首，邀集同伙二十七人在梨花坞大摆宴会，吃鸡血酒发誓，准备闹事。此前，保山的冀、鲁、豫、浙、皖等省的外籍人相继各自成立同乡会，并组织“醒狮团”沿街活动示威。一时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

范月三接任保山县长一事，果成现实。四月十日，刘永昌在县府主持召开治安会议，并监视杨、范交接县长之事，会中，杨玉书迫不及待地提议，叫杨恒刚马上交代。殊不知杨恒刚事先已有所布置，其爪牙各持手榴弹、手枪，隐伏于会场四周待命，情势非常紧张。而杨恒刚在会上故作郑重地说：“诸位不知保山的形势，已经高涨到了九十九度了，再加一度，就要爆炸哩。”言下之意，就是叫大家不要再逼他了。不然，祸乱有一触即发的危险。范月三目睹会场内外的紧张气氛有些不妙，乃坚辞不受，刘永昌和其他绅士也主张在第二天（四月十一日）新旧县长交接，情况才算暂时缓和下来。如果一定要叫杨恒刚立刻交权，只要杨借故去拿印鉴离开会场，屠杀就要发生，与会官绅不知要死多少人哩。

会散后，事经杨恒刚和赵秉钧等进一步密谋策划，定于当晚八时，由赵率领二十余人分组配合，从县府、省立中学、尚友街等处鸣枪起事。县府的一组，将驻县府的常备中队武器骗夺到手，打开牢门，使犯人涌出后纵火焚烧监狱，将夺获的武器发给犯人。由赵秉钧带领的一组直赴保山县银行（南门里财神庙）寻杀杨、车、蒋三人。当晚，因车、杨二人闻风逃匿，仅将蒋德馨一人击毙于县银行内。一场骇人的暴乱开始爆发了。在十时后，枪声停止，刘永昌遍寻范光祖不获，又见常备队按兵不动，杨、车、蒋消息不明，其他士绅也见不到一个，估量事属暴乱，乃漏夜越出小北门离保回腾冲去了。

十一日清晨，三牌坊（大十字路口），摆着一具死尸，贴着一张纸条，上书：“土豪蒋德馨的下场！”人们才知道蒋德馨是在昨夜的枪声中被打死的。而街上只有蓬头垢面，破衣滥衫的犯人，手持刀枪满街冲撞。原警备组和“刑警队”的人，也荷枪实弹，神气十足地来回逡巡，很少有老百姓上街。

近十一时许，见街上又贴出：“拥护卢主席”、“打倒土豪劣绅”、“保山人民自卫军”一类的标语；三牌坊又张贴着杨恒刚出的一张布告，上面写着：“查昨夜事变，乃各省受压迫志士之举，对人民生命财产绝对保护，现仍推杨恒刚为县长，仰全县人民一体知照！”云云。

这天，群众都处在疑虑惶恐中。夜间，暴徒开始抢劫了。首先从大街上的商号和客商抢起，挨次是富户。跟着又接收海关、税局、农民银行等机关。数日内，先后抢遍城乡，乌天黑暗，一言难尽。

在十四日那天，三牌坊又出现一张布告，是以“保、腾、龙、云、永五县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出的，大意是：当今国家政治腐败到了极点，土劣横行，遍于城乡，因激于义愤，而责无旁贷，乃毅然起义，今后要实行新政，盼大家共同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竭诚欢迎有志之士参加……。后面署名是：司令张镇英，副司令杨恒刚。保山人民见到这张布告后，这才开始明确了“四·一一”的暴乱，原来是杨、张等人有预谋、有计划、有目的地策划制造而成的。

不数日，他们搜罗亡命无赖，散兵游勇约千余人，编为三个直属大队和一个支队，桑建和为支队司令，赵秉钧、钱一诚、陈东山为桑的直属大队长。

从此，保山整个社会一片昏天黑地，人民群众陷于深重灾难之中。他们还想把势力扩散到腾冲、龙陵、云龙、永平各县，荼毒人民。

保山“四·一一”之乱，祸源乃官绅不和所致，诚然无异。杨恒刚身为地方官，一味以贪赃中饱为能，不理县政，不勤民事，又以地方绅风败坏，依势谋私，积习已深。官绅争权夺利，各走极端，这是不和的症结所在。可是，杨恒刚身为一县之长，又是发动暴乱的元凶巨恶，实属罪魁祸首，难逃罪责。

二、“共革盟”与保山暴乱集团合流

保山发生暴乱后，城乡内外，抢劫勒索，奸淫掠夺，非法暴行之事，已是屡见不鲜。

四月十七日，云县的“共革盟”在钟世俊、赵正元率

部沿顺宁（凤庆）、昌宁进扰至保山城南三十里的辛街。钟以征服者的姿态，对保山暴乱集团，要实行缴械改编。于二十一日晨，在诸葛营、岔路等地发生激战，战至黄昏，“共革盟”部已迫近城边，其机炮大队长庞青选，从梨花坞附近，向县府连射数炮命中。晚上，枪声和炮声紧密配合，大有摧城之势。城内百姓一片慌乱。此时，杨恒刚计穷难施，逃离县府到运输处，作逃跑准备。在惊惶失措中，强请地方绅士陆人耀冒险出城交涉（因知陆、钟是旧交）。电话接通后，炮声方告暂停。二十二日继续谈判，结果，承认钟世俊为“滇黔军区人民自卫军滇西纵队”司令员，保山暴乱集团接受改编，张、杨、桑三人同为副司令员。二十三日，钟部长驱入城。后又改任杨恒刚为政治部主任。

钟部进城后的番号是：“共革盟”。并宣称他们是把“共产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联在一起的简称，是受三党的委托来解放滇西的。钟还自吹：“三党委托龙云负责滇黔解放军事，龙纯曾负责滇东，万保邦负责滇西，但万是‘保产革命’，脱离革命路线，故滇西解放工作，改由钟世俊负责”。后来又吹嘘：滇黔解放区已扩展为西南解放区，其工作仍由龙云负责。随后又改为“西南人民革命军滇西纵队”司令员钟世俊，副司令员赵正元，改张镇英为政治委员（见《共革盟报》）。

钟世俊原有步兵三个营，机炮一个连及杨剑虹支队。到保山合流改编为“纵队”，下有七个独立支队，九个直属总队，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机炮大队。支队设司令员、副司令员一至二人。总队称总队长，下有大队、中队，还有政工队、谍报队编插在各队中。武器多寡优劣不同，人员来历和动机

目的纯属乌合。

各队组织情况：

独立一支队司令员杨剑虹，副司令员杨光灿、聂忠严。杨剑虹（昌宁人）据传曾任五十八军新十一师团长。保山事变前，任保山警察局长，接事约一周，即携带机枪二挺，步枪十余支回昌宁，走后十余日，保山即发生暴乱，据说他和钟世俊是有合谋的。杨光灿是缅宁（今临沧）的红帮大爷。聂忠严（保山人）曾任过某军副师长。

独立二支队司令员桑建和，河北人，青帮头目，随七十一军来到保山。副司令员赵秉钧是楚雄人，系纨绔子弟，原在团管区里工作。这个支队是警备组和团管区合编而成的，是保山暴乱的军事主干。

独立三支队司令员陈东山，副司令员丁明聪。陈系外籍落伍军人，也是帮会的一个头目，事变前做大饼卖。丁系一个外籍刑警队员，后任七支队司令员。这一支队是刑警队和警察局混合组成。

独立四支队司令员李铭勋（保山人）退伍军官。副司令员李光宗（广东人），即中央军留下的输送连长。支队所辖由输送连、搜索连、骡马队与保山金鸡、板桥一带青壮年组成。

独立五支队司令员朱鄂，副司令员张鸿国。朱为卸任镇康县长，外省人，曾任远征军的副师长，因贪污不法，被镇康绅民清算过，保山事变后，在由旺组织五支队，欲往镇康进行报复。张系外省人，做过情报组长。

独立六支队司令员张子仁，副司令员×××。张是镇康权绅，受钟命令组织，负责“解放”镇康。

独立七支队司令员丁明聪，副司令员何海云。由警察局

和一些流散军人组成，何系四川人，平日赶马车，其部队驻扎蒲缥。

纵队的九个直属总队的分布是：一、三、四总队驻顺宁、云县。第二总队由纵队副司令员赵正元率领，驻辛街。赵原为云县教育局长。第五总队长蒋宗武（昌宁人），副总队长水巨川（保山人），驻打渔村。第六总队长蒋复元，副总队长杨文光（均保山人），驻诸葛营。第七总队长杨龙（蒲缥人），驻云龙。第八总队长张子刚（镇康人），驻镇康。第九总队因人选问题，尚未组成。

此外，还有特务营是钟世俊的嫡系，营长李中舜，是钟的妹夫，随侍钟的左右，武器装备和人选都比较好。

另有电话大队长李国才（籍贯不明）。

以上合并编制，就是“共革盟”号称的两万人部队。

钟的纵队司令部设参谋、军需、秘书、军械、情报、副官等六处及政治部。秘书处由钟从昌、顺带来的亲信王有才（昌宁人）、李作栋（顺宁人）为秘书长，分驻太保山翠微楼、王母楼、川主宫等地；情报处和政治部则分驻南路财神庙及茂恒商店。

由于钟世俊一伙以解放西南自炫，又有“共革盟”招牌对人的诱惑，除部分人出自蓄意谋官发财，趁火打劫以外，其中有误入歧途的青年，有为生活所迫的穷汉，有为谋求职业的书生，有为避免家产遭劫的富户，其组织“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经过统编后，从形式上看，是一支庞大队伍，实质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离心离德的乌合之众。各支队专横跋扈，擅自到处整枪、整钱、整人，各行其是，谁也不敢管

谁。抢劫财物、非法勒索、奸淫妇女、拖牛拉马、偷猪摸鸡等现象遍及城乡。特别是混入“共革盟”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则乘机奸淫妇女，使有的妇女含恨自杀而死。如在由旺百渡口某家，在他们轮奸这家的母亲时，把儿子捆在一旁看着，真是灭绝人性，酷恶之极。为逼钱财，他们非刑吊打，使用电刑、火焰、陪杀等残酷手段。商人徐松林家被抢抄，勒索去现金银币、大烟计二万多元和步枪数支；城内商人李伟思家，被抢去现金五千多元；商人刘子学被电刑绞伤；商人汪致和，被用蓑衣浸油披身，烧为残废，还拖去陪杀，闻之令人发指。

钟世俊为了有计划地搜刮人民，避免直接向人民索取要粮，成立“筹粮委员会”，派陆人耀为主委，负责粮秣的调拨摊派，供其军食；又成立“筹饷委员会”，派徐振国为主委，负责财政提拨摊派，维其军饷。胁迫梁金山接管云南侨民银公司旧址成立银行，派梁任银行主委，发行“流通券”二万元，面额一元，强定与半开银币同值，并迫令各大商号如茂恒等将所存棉花、棉纱全数派借，充作银行基金。“流通券”充发军饷。在南路设一商店销售花、纱，凡持有“流通券”的都可到各商店铺户购买货物。“流通券”曾在市上流通无阻，但人存有戒心，每一到手，不敢存留，即时购成花、纱。二万元发行额，数日内即已全部回笼，花纱也已售完。

“流通券”二轮出笼，即为市场拒用，变为废纸。

县内成立“维持委员会”，主管一县行政，派陆人耀为主任委员，段云苍、李晋泰、杨茂春、闵之甫为副委，令原各科室人员回职办公。委县党部书记常旭为税局局长。接管《保山日报》，改为《共革盟日报》，由原编辑杨亚宁负

责。

此时，钟世俊，扩展地盘之野心更为嚣张。继部队编整后，又组织东进、西进两军。派杨剑虹为东进军指挥官，率部侵入永平攻讨漾濞、下关，但无进展消息；派桑建和为西进军指挥官，率二、三、七支队攻腾冲、龙陵。进至潞江惠人桥被阻，仅陈东山一部曾强占龙陵，后又被腾冲专署保安部队击败溃回。

各支队的组合，本来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各存异心，借势图谋私利，暂时凑合而已。如第一支队司令员杨剑虹，副司令杨耀辉，对“共革盟”就很反感，眼看钟世俊等一伙不能成其大事，乘机东进在永平勒兵不前，暗向滇西剿匪指挥部余建勋投诚，杨耀辉则弃队回昆明自保，这一切钟世俊则一无所知。

第四支队司令李铭勋，副司令李光宗，因看透“共革盟”宗旨不正，行为不端，有意计离保山，经云龙、乔后，直投滇西北边纵第七支队。经共产党组织审查甄别，编入游击队行列。

钟世俊的机炮大队长庞青选，红崖人，曾在滇六十军当过炮兵，是钟在云县起事和攻顺宁、保山的机炮射手。由于凶悍成性，居功自傲，不满现状，屡向钟要挟提官加俸，否则他将在保山另闯新道。钟无法满足其欲望，遂有除掉庞的谋划，先以扩大庞的队伍为名，暗中将亲信插入庞队，另派可靠部队驻扎小北门城楼上，踞高监视驻白衣寺的庞部，以便伺机除庞。某日深夜，为钟之亲信站岗，钟即指挥小北门城楼守兵，出其不意，直入白衣寺内，冲入庞的卧室，开枪射击，庞身中数弹，犹搬动床侧机枪还击，打死一人后才死